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九十冊

唐代文學與佛教

平野顯照著 張桐生譯



中國書店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九十冊
唐代文學與佛教
平野顯照著 張桐生譯
PDG

本冊說明

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大都知道佛教與唐宋以來的文學，有很深的關係。遺憾的是，對這種關係作深入研究的人，在國內學術界甚為罕見。因此，應該是中國文學研究界熱門話題的「唐代文學與佛教」這一種書，必須要去逐譯外國著述來開拓國人的學術視野，這委實是很令人感慨的事。

本書原名爲：「唐代文學と佛教の研究」，是日本京都大谷大學中國文學會研究叢刊之一。大谷大學在日本數十所佛教大學中，是佛教研究成績相當豐碩的學校。本書作者平野顯照，便是出身於大谷大學中國文學系，且在畢業後又在大谷大學執教中國文學課程的學者。在這樣的環境下，作者之所以要研究「佛教與文學之關係」，其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

本書分別探討白居易、李白、李商隱三人與佛教的關係，並論述到講唱文學與小說等問題。雖然並未涵蓋唐代文學的全貌，但是對有意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後進者而言，其書之

具有相當程度的啟發性，是毋庸置疑的。

譯者張桐生女士，湖南人。畢業於東海大學歷史系及日本廣島大學西洋史學研究所（碩士）。目前卜居日本福岡，並授課於福岡的西南大學。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唐代文學與佛教

張桐生譯
平野顯照著

序

神田喜一郎

魏晉以來，佛教逐漸滲入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文學家，有的歸依佛教，有的對佛教懷抱著深度的關心，受佛教影響的人非常多。晉的孫綽、梁的劉勰、北齊的顏之推、唐的王維、柳宗元、白居易，宋的蘇軾、黃庭堅，明的宋濂、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等可以說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其他要舉出來的話，那就數不勝數了。

在另一方面，晉的支道林、唐的寒山、皎然、禪月，宋的道潛、惠洪，明的來復等紹流文學家也相繼輩出。中國文學與佛教關係的密切是不容否定的。它們之間的關係還不止於此，以一般大眾為對象的變文、小說、戲曲等俗文學也都與佛教有著深厚的關係。尤其是變文，原來就是從佛教產生出來的東西，這樣看來，把中國文學與佛教的關係拿來和西洋文學與基督教的關係相提並論也不算過言。離開了佛教，我們無法談論中國文學。這個道理雖然十分明白，可是，到目前為止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對這一點有著正確的理解而特別留意的人，在我所知道的範圍內是非常少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本書著者平野顯昭君的存在，

其意義就非常重大了。

平野君是在大谷大學專攻中國文學後，一直在該大學教壇講授中國文學的學者。但是他並不是尋常一般單只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他充分利用了大谷大學的特殊環境，在研究中國文學的同時，對佛教也作了很深的鑽研，也可以說他操拿著中國文學與佛教的兩把刀，而且，這兩把刀並不是分開來個別使用，而是渾然融合爲一，在中國文學的研究上，開拓了斬新的境地，發揮了獨自的特色。而且，他的學風平實穩健，毫無輕浮之氣。本書的內容最能夠證明這件事。這裡也表現了平野君的人品，我認識平野君近三十年了，是個學不厭的人，見到本書的出版，我心裡真有說不出的喜悅。

昭和五十三年四月

譯者序

這本『唐代文學與佛教』是我為藍吉富先生所主編的「世界佛學名著譯叢」而翻譯的，我對唐代文學只具備基本的知識，對佛教也未曾專攻，不過，在日本十幾年來閱讀的累積，使我對日文意義的把握還算有自信，而且，也許是因為個性的關係，我比較喜歡翻譯這種理論性的學術論文，這就是我最初接下這份工作的契機了。

翻譯的進行還算很順利，自覺每一句都是在前後的意思完全貫通理解之下才下筆的，文章的表現也盡量配合了中文的思考和表現的方式，其中有不少需要查原文的地方，曾向林明德教授和藍吉富先生請教或借閱原書，這也是應該感謝的事。

就像神田喜一郎先生在序中所說的，作者平野在書中所表現的學風是平實而穩健的，雖然他所看到的問題有時不免使人有平凡瑣細的感覺，可是，他所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都是出自他個人的發現、領悟和體認，使人感覺到書裡躍動著研究者的個性和生命，這大概就是作者學術研究的原動力吧！

張桐生
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于福岡

目 次

序

譯者序

第一章 白居易與唐代文學	一
第一節 白居易的文學	一
白居易的意外發現	一
白居易與變文	三
白居易與唐代小說	一
白居易與唐代小說	七
第二節 白居易與佛教	一〇
白居易的文學思潮	一
白居易與緇徒的邂逅	三

白居易的覺悟

三一

第三節 白居易的釋教碑

四五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并序

四七

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并序

六二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七二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七八

華嚴經社石記

八七

沃州山禪院記

九二

修香山寺記

一〇四

第四節 廣宣上人考

一一四

略傳

一一四

對王起的關心

一二七

紅樓院點綴

一三六

廣宣的文學

詩僧廣宣

一四〇

一五九

第二章 佛教用語與李白的文學

第一節 李白詩中的一個佛教用語

一六五

李白的佛教用語

一六五

李白與道教

一六八

第二節 李白與佛教

一七一

李白的挫折與佛教

一七二

李白與青蓮

一七五

李白的釋教碑

一八四

第三節 李白的佛教詩

一八六

第四節 「金粟如來是後身」的語義

一〇四

「後身」的語義

一〇四

「金粟如來」的語義 一〇七

「金粟如來是後身」 一一〇

「張芝更後身」 一二四

第五節 李善的佛教 二一九

李善注所引用的佛典 二一九

李善注釋中的佛典引用 二二三

李善自注的佛教用語 二二三

第三章 唐代的講唱文學 二三九

第一節 俗講與講經文 二三九

俗講的語義 二三九

俗講儀式與講經文 二四八

第二節 講經文與經疏 二五八

講經文與經疏 二五八

講經文文體的起源

二九一

第三節 「金剛般若經」普及考	二九六
「金剛般若經」的拓本	二九六
「金剛般若經」的刻經	二九六
「金剛般若經」的刻本	二九六
「金剛般若經」的抄寫	二九三
「金剛般若經」的普及	二九三
第四節 變文考	二九四
「伍子胥變文」考	二九三
「八相變」	二九三
第五節 日本流傳的「八相變」	二九六
原本	二九六
「八相變」的翻印	二九〇

「八相變」的檢討 三五八

第四章 唐代小說與佛教 三七一

第一節 唐代小說與僧房佛寺及緇徒 三七一

小說與僧房佛寺 三七一

小說與緇徒 三七一

第二節 唐代小說與佛教教義 三八三

第五章 李商隱的文學與佛教 三九三

第一節 李商隱與佛教的機緣 三九三

第二節 李商隱與佛教 三九三

第三節 李商隱與僧知玄 三九三

本書各論文之發表順序 四二四

後記 四三三

第一章 白居易與唐代文學

第一節 白居易的文學

白居易的意外發現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在「與元九（稹）書」（『白氏文集』卷二八）中有下面的一段話：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

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這封書信是在元和十年（八一五）十二月，白居易快要四十五歲的時候所寫的，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白居易把自己長年文學活動的成果編集成了十五卷的文集，同時這封信也是白居易在有損名教的罪名下貶爲江州司馬，流放潯陽的時候所寫的（參照前野直彬『韓愈的生涯』一四四頁）。

有關這些事情，在『舊唐書』卷一六六以及『新唐書』卷一一九中也大致有所記載。從上面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問題，而這些問題主要可以歸納爲下面兩個：首先，白居易對自己的文學活動所懷抱的期待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而反而在意想不到的方向獲得了很高的評價。其次是白居易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盡可能由爲政者來讀，可是結果却發現他的作品意外地爲進士、士庶、僧徒、孀婦、處女、妓女等廣泛的各階層人士所愛讀。這兩個發現，白居易的知己親友元稹（七七九—八三）在「白氏長慶集序中」（『元氏長慶集』卷五一）中也提過，白居易的文學能獲

得如此廣大讀者的原因究竟在那裡？關於這個問題，誰也沒有提出過適切的答案，他們兩人只是把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共鳴這件事直率地記錄下來而已，至於原因的究明則有待後世有識之士的發言。

就像清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所說的：「是古來詩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廣者」。白居易對當時這種意外的現象所表現的驚奇是不難想像的，白居易的文學對當時社會浸透之深廣大概不是他前面的許多有名的詩人所能比敵的。換句話說，白居易作了許多各階層人士都很容易親近的詩，也就是說，過去沒有機會接受文學洗禮的人們，這時也有了機會享受文學，平易近人的白居易文學在自然的修辭和調和的音律下又產生了新的發展。

白居易與變文

唐孟棨的『本事詩』嘲戲第七中記載說：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

